

当垄断被惯到“要挟地方政府”的地步

文 / 单士兵

在公共场合,地方官员发脾气现象实在不多。说白了,冲动的个性,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官场气质,当官久了,都知道有城市就是一种能力。

在这种语境下,看到官员“拍桌怒斥”这样的情态,我觉得,这后面就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了。这一回,气愤到拍着桌子发飙的,是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局长周全,他在一次督察组反馈会上,直批中石化在“要挟地方政府”。

中国老百姓受两桶油的气久矣,生活想要不被那两桶油捆绑也难矣。这样长久的艰难到底为什么?很简单,人家是垄断企业,而且是绝对的垄断。

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长期为这种垄断巨无霸鸣笛开道,也严重压制了老百姓声讨的声音。比如,现在闭着眼都能想到,这些年发改委对两桶油发表过多少赏识性意见。

同样是权力,上面和下面的差别可就大了。这一回,被上面

宠坏的孩子,在下面终于不受待见了,原因是中石化广东三企业存在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周全是这样怒斥的,“明目张胆的!明明发现排污超标,没人去检查,没人去督促。还老要挟地方政府。说什么为了国计民生。老百姓也是国计民生。”

垄断总是裹挟民生的,现在连地方政府也都成了受气包。可以说,现在两桶油真的是玩大了,中石化胆敢要挟地方政府,这底气和霸气得有多大,不难想象。

中石化要挟地方政府的底气,也就是长期恃宠而傲的结果。作为央企,两桶油在中国,也算得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完全就是一个权力二婆婆的身份。在这样的央企面前,地方政府算什么,管不了人家的人事权,也管不了人家的财权,挣了钱也不给你地方政府缴税,不买地方政府的账,不给地方官面子,你又能如何?

不仅很难受制于地方政府,很多时候这种垄断企业还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反制地方政府,比如,这种央企制约着地方

的相关产业链,影响到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有狂傲的资本,不给地方政府面子,有时还能让地方政府一脸敬畏,靠上去讨好巴结一番。

只不过,这种权力之间微妙关系,不可能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一旦垄断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这种利益博弈失去平衡,双方就会断绝。现在,广东环保官员拍桌怒斥中石化“要挟地方政府”,说到底,也就是垄断央企与地方利益之间失去了平衡底线。毕竟,在中国,这些年环保问责力度也越来越大,自然会遏制一些政绩冲动。

问题是,这种怒斥,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垄断不是被吓大的,垄断也不是被骂大的,民意汹汹从来没能吓退垄断伸出的掠夺民生之手,那是因为,像两桶油这样的垄断,背后有着强大的体制靠山。现在,地方政府斩不断垄断的污染之手,这种执法的无力感,除了有太多的法律漏洞之外,更多还是因为央企本身就有行政级别。权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这个官员阶位排列星

罗棋布又井然有序的格局下,那些央企领导保不准哪一天,就被委任到地方,保不准,一觉醒来,地方官员就发现昨天指着鼻子怒斥对抗的,已经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对于中石化这种靠权力护佑的央企来说,尽管他们可以长期压住捂住很多漏洞,包括环保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也注定因此而中了权力本身的毒。官商不分,权力和市场的界限不明,最后制造的苦果,说到底,也得他们自己去尝。现在广东环保官员怒斥中石化“要挟地方政府”,不顾老百姓这种最大的国计民生,实际上就意味着权力体系内部也得吃下这种苦果。

当垄断被惯到“要挟地方政府”的地步,终于听到了官员怒斥这样稀薄的声音,也算是刺破了相关的体制屏障。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从这样的怒斥,感受到深层次的警示,通过相关的体制改革和法律重建,避免垄断继续侵害更大的国计民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

画外



有媒体报道,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督察组日前对中石化在广东省的三家下属企业提出批评,称这些企业要挟地方政府,已成了环境违法行为或安全隐患的重灾区。中石化集团9月26日晚间作出书面回应,决定责成三家企业停产整顿。张彦艺 / 漫画

一个中秋 两个世界

文 / 石述思

媒体报道,北京一家公司推出多款用真金白银制造的月饼,价格最贵的黄金月饼售价为47620元/套。银行一理财经理的解释相当耐人寻味,上述金银月饼很畅销——“我们周围全是政府机关,各地过节来送礼的买的多。”

有网友直陈:一盒月饼达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饼”。而这些“天价月饼”很有可能沦为腐败道具,成为把官员们“拉下水”的“糖衣炮弹”。

真是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有什么样的市场。不是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吗——领导不会记得谁过节送礼了,只会记得谁没有送。背后是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变相寻租的张狂,是各项党政社会监督的乏力。

但这只是月饼金融化的冰山一角。当前,随着节日临近,月饼券价格纷纷跳水,网络上转让月饼券的信息又多了起来。一些“月饼黄牛”纷纷采用“低买高抛”的手段赚取差额。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月饼票逐渐演变成

了一种“期货类的金融商品”,成为月饼厂家和黄牛党的牟利工具,这样的利益链下,最终付出真金白银的是需要月饼券的企事业单位和消费者。其实,在此利益链条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庞大灰色福利网。在缺乏监管的背景下,部分靠纳税人养活的机构终于盼到了可以借机慷公众之慨的节日,便满天过海,大量团购月饼券批量发放,最终经层层拔毛后,职员落在手里的是打折的现金——最终买单的却是广大公众。

一些人得到根本吃不完甚至送不完的月饼后,往往奔之如敝屣,最后选择垃圾桶作为最终的归宿,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天价的月饼撑起一些人天大的面子,造成可怕的腐败和惊人浪费的背后,另一些人却为获得微薄的福利和哪怕最廉价的月饼翘首期盼。

9月21日,网友“千钧明师”在网上发帖称:“鹤山安帕电路板厂给每个员工发5块钱过中秋,是不是有点黑,有没再黑的,怎么过节啊!”旋即引起网友热议。

9月24日,涉事企业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声称,他们确实有这么一个通知,向员工发放5块钱现金作为中秋过节费。由于考虑到“市场上月饼质量差”,加之许多员工不爱吃,所以他们最终决定不发月饼而发现金。

据了解,网络水军在网上传帖子都标价5毛起,而中国的一些底层职工过个节日所得福利仅仅相当于“五毛党”的十次灌水。政府官员如果收到一套价值47620元/套的黄金月饼套餐,则相当于这个厂子的职工过9000多次中秋。

真是一个中秋,两个世界。鹤山安帕电路板厂是一家创建于1992年的港商独资企业,厂房占地面积80多亩,拥有员工2200多人,专门生产制造高科技高工艺精密多层板、软性板等优质线路板。

在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外贸出口低迷的背景下,没有理由简单苛责这些企业主黑心,毕竟改善企业的福利首先需要盈利做支撑。但不能忽视中秋凸显的巨大福利落差。为什么都是祖国的建设者,节日却过得冰火两

重天?如果不正视背后的制度因素,并努力改变,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阶层鸿沟,进而危及整个和谐稳定大局。

尤其是那些不劳而获、手里月饼越来越贵、多得吃都吃不完的人,可不可以挣足面子、享尽浮华后,能眼向基层,真正体察下民情,认真地思索下该为他们做什么?哪怕将手里富裕的月饼和月饼券资助下这些注定不知今年月饼啥滋味的人,这些职工估计都会对您唱《感恩的心》。

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督,遏制腐败、拒绝浪费,使中秋充满廉洁清正之风,使之重拾传统文化内涵。并进一步彰显公平正义,推动各项推动经济增长、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实到位,使普通的中国人都能顺心舒畅地过一个团圆而温暖的中秋。

这是一个天价月饼和五元中秋并存的时代。改变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名义。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

闲话汉奸

文 / 羽戈

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像今天这样,“汉奸”横行,犹如口水,泛滥在大多国人的嘴角。论及国事,一言不合,便怒斥“你这个汉奸”,甚至在汉奸之前再加一个“狗”字,以示庄严。

前不久反日潮涌,“汉奸”作为利器,为爱国的壮士所挥舞,寒光过处,人头滚滚。连李娜这样的运动员都未能幸免。举国反日,她却去东京参加泛太平洋公开赛,令爱国者怒不可遏,汉奸的帽子便如泰山压顶扣在她头上。与李娜同命运的是我的前同事朱兄,他本计划“十一”去日本旅游,被他的农民父亲知道了,当晚就拍坏了家里的茶几,大骂道:你现在的去日本,就是汉奸!你若敢去,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朱兄是孝子,只好改道去新加坡。

满口“汉奸”、一嘴杀气的人士,都是什么角色呢?韩德强教授是一例。他参加反日游行,听见一位老人批评毛主席,上去便是两耳光,在他看来,此为汉奸言论,理当挨打。

声称早已预测李娜为汉奸,扬言“把这汉奸的书收了,集中烧”的厦门东林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强是另一例。他一面骂李

娜汉奸,一面却做日本人的生意,亲赴日本参加展会,与松下、夏普合作。

继李娜之后,彭帅表示将去日本参赛,于是一家媒体连续发布两条新闻,第一条标题为“李娜回吻钓鱼岛争端赴日参赛,自私的汉奸!”,第二条标题为“日本举行反华游行,彭帅不惧危险参加东京网球赛”。同样的言行,为什么李娜是汉奸而彭帅不是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什么逻辑?

这些批判者,其实毫无逻辑和理性可言。首先,汉奸的定义已经不再适用于此时此地。从字面上讲,所谓汉奸,当指汉族的奸贼,或汉朝的奸贼(故清人推断“汉奸”之说始于汉朝)。今日中国,虽汉族人最多,却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那些卖国贼,侵犯的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非汉族一个人的利益,你斥他们为汉奸,置少数民族于何地?汉奸批判话语的流行,实则破坏了民族团结。所以有人提议,“汉奸”一词可休矣,而应代之以“华奸”。

不论汉奸还是华奸,所诉诸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利益,而非一派一家一姓的利益。那么何为国家利益呢?譬如我脚下的土地明明属于中国,你偏偏说它属

于日本,这等言论,骂一声“汉奸”,便不冤枉。然而,李娜去日本参赛,老人批评毛主席,尚且上升不到出卖国家利益的高度——假如李娜替日本比赛,或者将老人的言论置于文革,“汉奸”的标签怕就粘牢了。批判他们为汉奸,或者不明国家的权界,或者故意以私人的利益去混同、遮蔽国家的利益,甚至将自家的书房视作国家的公堂,主张“朕即国家”,但凡批评我者,即批评国家,即为汉奸。至此,“汉奸”彻底脱离了本相,内涵被严重败坏,沦为了政治臆想患者的独门暗器。

百年以来,对汉奸的批判与制裁,最严厉的做法,当是诉诸法律和政令。国民政府曾于1946年3月13日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1951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战后重建,秋后算账,拿汉奸开刀,是鄙国的政治传统。不曾想,在煌煌盛世,竟也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一时传为笑谈。这是2007年的旧事。若此法订立,放眼今日,不知将有多人人头凋零。

立法早成过眼云烟,对汉奸的政治与道德批判却风起云涌。法律批判最终虽诉诸制度机器的

暴力决断,或剥夺汉奸的生命,或限制其自由,不过终究有度。政治与道德批判貌似不会伤害汉奸们的人身权,实则是一种更可怕的暴力,因其无度,所以恐怖。像这一轮反日游行,打砸抢肆虐,“汉奸”构成了为暴力、违法之举论证的最堂皇的理由。有人去日本料理店吃霸王餐,对外宣称:开这些店的人都是汉奸,活该白吃!

活在这样的语境,开日本商店的“汉奸”、开日系车的“汉奸”可悲吗?更可悲的是,陆群先生说,某市拘留了47名参与打砸日系车、日货店的青年,讯问之时发现,有12人不知钓鱼岛在哪里。假如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12人才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呢。

写到这里,不由一声悲叹:今昔对比,“汉奸”的所指与能指,竟完全颠倒。这个词语的归属,是否应该像“反革命”那样,被扫入历史的尘埃?转念一想,哪怕“汉奸”销声匿迹,相应的说法必将迅速破土而出。只要那种虚幻的爱国情怀存在,只要独断、狭隘的暴力思维存在,“汉奸”便将谬种流传。只是这其中,真正的汉奸终究是少数;大多却是如被骂的李娜、被打的老人这般无辜的炮灰。

作者为法律学者



新浪微博

本周财经微点击

@许小年:经济下行比预想的还快,降价潮正从钢铁、水泥等资本品蔓延到消费品。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削减成本,大批裁员。产能过剩环境中,货币政策失灵,企业不想借,银行不敢贷。政府用1万亿元投资应对,打个水漂听个响而已。与其扔钱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陪葬,不如发给抬棺材的,留作失业救济,维稳更有效。

@连平:9月以来有迹象表明信贷状况趋向好转;增量堪比8月,三季度总量可能约1.9万亿元;中长期信贷明显增加而票据却放缓,结构开始好转;市场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压力加大,两次降息的效应进一步显现。这说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正在落实之中。相应地,投资和GDP增速在三季度走稳,四季度小幅回升的可能性增大了。

@屈宏斌:央行加大微调力度的工作进展顺利。但财政却在今年实体经济超预期下滑的时候仍实现1万亿元的盈余,该是时候减税和增加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了。

其他

@孟波:北京堵车之际,令人想起文学巨匠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9月,是北京堵车最严重的月份。其他最危险的月份是:7月、1月、6月、4月、11月、5月、3月、10月、12月、8月和2月。

@郑渊洁:如果“辽宁号”改名“盘锦号”,更能让敌人闻风丧胆。

@胡锡进:巴西里约地区有1000多片贫民窟,2016年里约要开奥运会,还不得赔死?拆了吧,至少也得刷层漆!但巴西人的做法是,既不拆也不刷,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他们才不怕世界笑话。他们说,谁不知道里约有贫民窟?看看看看吧。赞这样的自信。希望中国今后也少搞面子工程,别再一开运动会,城市先刷墙。

@薛蛮子:刚才在机场三号楼一时兴起走进“中国黄金”。打听有黄金月饼吗?答曰下午进货。“是4万多元的那款吗?”“是500克的,要20多万元!”“妈呀!那个能报赔吗?以后谁跟我说中国人没创新精神我就跟谁急!礼品花样翻新独出新裁,绝对中国第一!”

@盛洪微博:强拆现象的根本,是有关土地的法律制度出现偏差。如要进行城市建设,就要首先将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而征地补偿被限制在农业平均产值的六到十倍。这些规定压低了农民合理的出价空间,不当地扩张了地方政府权力,给他们侵害农民土地制造了借口。

@马宇:政府主导的产能过剩才最可怕。在充分开放的市场上,供大于求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迫使企业提高竞争力。行政审批制导致短期供不应求,加剧投资冲动,最终必然多批,如此次发改委为稳增长批准了一批本就过剩的大项目。这种失衡难以通过市场修正,才是最可怕的!

@刘胜军改革:我的预言:创业板是一个大泡泡,三年内将会崩盘。崩盘导火线是大量上市公司造假丑闻的爆发。安然事件告诉我们两点:造假可以假得非常像真的奇迹;造假迟早会爆仓的。创业板比主板还要烂,因为证监会还是那个证监会,唯一的改变是上市标准降低了。乌鸦是生不出凤凰的,中国创业板不可能成为纳斯达克。

@赵楚:大表哥杨德才倒掉了,他创造了历史上最昂贵微笑的先例,大家很高兴,问题是,这种身居高位的贪官是如何爬上去的?按照执政党一贯的干部考察程序,是谁提拔他的?是谁不断重用他的?为什么需要等到人民利用网络把手表展现出来才完蛋?这些才是值得深思的。

马连鹏 整理